



孤山先生遺稿

文

九

16
1494
9



門八和6
1494
9



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十一

肥後吳蓋真 數愍子原著

未考至聖 數將泰記輯

引

詩軸引

昔春秋之世。列國會盟。人各賦詩。君子聽之。以察其人。賢否淑慝。吉凶禍福。如燭照而數計。詩之不可以掩也。然此皆他人所作。已取比擬。猶且如此。况於其

本於性情發於胸臆者乎。爰選邦彥之詠。人無尊卑。唯其詩詞無花實。唯其志終得作者若干人。詩若干首。釐為二軸。君子觀之。亦足以辨其志。察其人矣。嗚呼。詩云。詩云。平仄云乎。已酉藪慙識。

題跋

朱子學田帖跋

朱子亞聖之才。到聖之學。千歲無異論焉。而其於末技曲藝。亦未有不窮其極矣。蓋其文章有仲舒劉向之醇。而正大過之。詩則有淵明蘇州之□。而風骨加

之。今觀此帖。勁而不迫。古而不燥。非唐宋諸家之所能及也。文集載親畫獅子與黃孫事。則於畫妙亦必躍然也。嗚呼。夫子嘗謂聖主于德。固不在多能。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。信矣哉。後學藪慙謹跋。

右朱子崇安縣學田帖。帖尾闕失。不識誰書。予斷以為朱子親書稿本矣。校之文集。異所如右。若為他人代書邪。朱子當時五十餘齡。既有山斗之望。則代書之人。不可如此草率也。若為後人追書邪。文集行久。

亦不可如此乖異也。且如凡五之五作四。而下刪曰
暨曆三字。豈他人之誤筆哉。况塗抹竄點。非可施於
他文。則此帖之爲朱子親書稿本無疑矣。予嘗觀朱
子之書。而竊疑夫子學魏武。而體格不離於宋。今如
此帖。古雅清勁。直逼於晉魏矣。益信夫子天縱又多
能也。因繙刻藏家。竊寓羹墻之意云。天明癸卯九月。
後學藪慙敬識。

東儀跋

先王之道。昭如日星。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莫不家講

而人習焉。先王尚懼其久而或謬也。著之方冊。以詔
悠久矣。是以雖遭秦之焚。載籍坑儒生。而滅絕古禮。
然其書之遺於媿燼之餘。其傳之存乎耆耄之口者。
後之君子。因獲捃摭采輯。以考當世之法也。向使先
王之教。不明昭廣大如彼之公。則旣不能敷四海。被
群黎。又安望其焚而尚存。滅而復興哉。方今吾
大和文明之治。如三代之隆。而道藝之師。間有私其
書。勒其傳。以塞世教者。而禮家爲甚。夫禮儀之於人。
猶身於衣口於食。不可以一日廢者也。家至而日見

之。我懼其不徧。況於隱其說乎。卿加君學先王之道。旁通時禮。而患其傳之不公也。乃著東儀若干卷。鏤而行之。然後俎豆玉帛之數。升降揖讓之節。以至夫童習白紛。未易遽聞者。皆可以一朝得之於此。余深嘉君之舉。又重其請。故樂稱其善。書之卷尾。

跋八詠亭詠卷

薩府巖君任俠自負。中歲幡然折節。尚先聖教。築八詠之亭。以處徧求諸文士之題詠。以作巨軸。披展吟哦。晨夕自樂。優遊如儒者云。孤山子跋其軸曰。昔者

子路好勇。受孔夫子之教。然後得能變血氣之勇。以爲仁義之勇矣。向使子路不得夫子之教。則特專諸慶卿之雄耳。尚何望爲升堂之賢百世之師乎。今巖君能屈崛彊之節。以從寬裕之教。其亦庶幾乎。

琴譜跋

兔溪周道士持其琴譜來請予跋。予戲之曰。昔陶淵明弄無絃琴曰。已得琴中趣。何勞絃上音。達士誠如是。而子何用此諜諜者爲乎。道士曰。不然。苟以道邪。雖無琴可。而況於絃與譜乎。苟以器邪。不可無譜。而

况於琴與絃乎。然器以道用。道因器著。此之謂道器一貫之妙也。而何謀謀者之病哉。予曰。子之言。儒者不如焉。因跋其言。

跋直叟書

此北鄙農直叟之所書。時年九十。書法嫵媚。尤可愛翫。聞叟年及八十。目不識丁。一旦奮然曰。人不識字。禽獸不如。乃始學書十年。終能作此濯濯也。昔高適五十學詩。遂至與李杜齊名。如直叟者。可謂高適之後勁哉。噫。

畫跋

相書瘦。不露骨。是為貴相。畫竹亦然。俗畫往往唯極其清勁。故筆墨枯燥。至麤惡耳。善畫竹者。清勁中常含韶潤。故清而不迫。勁而不破。有君子之風度。此畫得之。藏者珍諸。孤山翁題。

題黃山人畫

黃山人畫西湖十二景於障上。予戲之曰。子未睹西湖。是億像耳。畫雖善矣。莫取焉。山人曰。子不聞乎。昔易牙先得我口之味。故於天下之肥腴臃。莫不得。

孫山遺稿 卷之十一 五
其和矣。師曠先得我耳之律。故於天下之笙竽琴瑟。莫不得其調矣。今吾先得我心之山水。故於天下之名岳洪川。莫不摸寫矣。夫俗工庸師。胸無丘壑。且目西湖夕日。西湖畫雖肖矣。吾亦莫取焉。予以爲至言。題其幀。

題畫

石田先生淡墨山水一幅。幽雅天然。意溢幀外。實妙品也。予嘗得一聯云。色動丹青外。工成水墨中。獨可題此幅矣。

跋琵琶湖圖

記十五六年前。余在洛。八月望夕。攜那波師曾。登巖之曉月峰。望琵琶湖。通宵清賞。月之與湖。爲我指掌中物矣。偶憶僧慈鎮之什。忽獲一聯。曰。枕上中秋月。襟前萬頃波。實妙境也。今觀斯圖。不能無感也。因題。

跋空海書

僧空海者。世俗所稱古佛也。而其畱意文雅。余見之。其性靈集中矣。宜其揮毫濯濯。有晉唐之遺風也。余又聞之高野僧。曰。師在時。秘重一小漆匣。青絲繫之。

常係之於頸。雖臥寐洗浴。未嘗離其身。徒弟皆疑其必無上法寶也。及沒發之。乃唯有尺餘艸書一行耳。遺龕中。今猶存云。昔唐太宗以不世英主。而唯願俱蘭亭一帖。仙化空海之雅尚。亦何肖也。是可以發達者之一晒。而硤野衲之固陋矣。

題睡圖南像

座右睡圖南像。客指之曰。世傳圖南先生好睡。長睡有諸。孤山子曰。信矣。客曰。人不三餐。則腹已枵矣。安有終年長睡而不餓者乎。孤山子曰。唐末失鹿。群雄

爭之。知者死於知。勇者死於勇。而愚者死於愚。以終於五季之世。天下未有遂其生者也。而圖南先生獨高枕乎華山之頂。目未嘗睹旌旗之色。耳未嘗聽金鼓之聲。身未嘗受鋒鏑之苦。怡然蠢然。不復知天下有何事。此非先生長睡之時乎。及宋祖受禪。遽然而作曰。天下自是大平矣。此非先生睡覺之時乎。客晒曰。先生之辨。莊周弗如。

題漢印

右漢印押簽一枚。事具于井氏附記。嗚呼。千年埋沒

之物。一朝煥發。得眎掌上。不亦大奇乎。因謂世傳徐福全經。傳在吾邦。今莫知處所。異日天或寵後死。有以啓名山洞壑之秘。則豈不宇宙極大快事哉。何啻漢印之比邪。噫。

題雲弘氏劍法錄

雲弘氏之劍。傳而得其宗者。皆以雲號焉。其微旨之所寓。蓋存於妙契云。中村翁作雲弘氏劍法錄。需予題言。予非其人。其尚何言。然予聞之。昔蘇東坡神於文。其言曰。吾文如行雲流水。行於所當行。止於所當

止。唯是而已。後世學坡老者多矣。而未有能如坡老也。雲弘氏獨能得之。劍則雲弘氏之劍亦神矣哉。

題扁鵲像

扁鵲自稱曰。越人非能生死人也。此自當生者。我能使之起耳。語既如此。理亦當然。因知史遷所傳。事涉神怪。皆爲虛誕矣。雖然。死生分明。治不妄施。吁亦神矣哉。

題比干墓字搨本後

右比干墓字搨本。出于韓使所貢獻。藏在秘府。兼葭

堂主人幸獲副本刻之石。蓋韓人入華國。道經比干墓。親搗其碣云。余謂比干箕子。俱爲殷仁人。而比干諫死。箕子封韓。韓國之人。其無餘慨哉。宜其搗而寶之哉。雖然。殷滅數千載。華韓二邦。亦不知其更幾何主也。獨我

大東。開闢已來。王者一姓。與天壤無窮。比之彼二邦。朝夕更主。篡弒成風者。其又如何哉。使比干箕子幸生我邦。則豈又有剖心爲奴之慘哉。韓人之貢獻。其亦有餘慨乎哉。其亦無餘慨乎哉。

書朴扁背

明和五年五月。我公歸藩。取道岐蘇。高子從焉。越十有二日。至信之平澤。相傳今井兼平之墟也。邑中民家。皆連筒引泉。有以朴皮承筒口者。其狀甚奇。高子請之攜歸。皮長尺餘。幅參之一。厚半寸。黝色而牢質。不知其何木皮也。蓋信地極寒。霜雪所冒。冽泉所浸。故成此硬然也。高子愛甚。乃請草君數字。以爲堂扁。且使余書其由於背。余歎曰。昔蜀有一相。忠而武。旣死。邦人思之。植栢廟庭。後數百年。唐有詩人詠之。

曰。霜皮滴雨四十圍。黛色參天二千尺。以比其精忠與天壤無窮也。夫兼平者萬人敵也。雖主非其人。然能與之同死。可不謂勇且無貳乎。今也高子得此餘朴。以扁堂上。一扁雖微。與彼蜀相廟庭拓。何以殊也哉。噫。

題王子猷訪戴圖後

余嘗觀子猷訪戴圖。圖中有茆舍柴門。觀者知其爲戴家也。今觀此圖。唯畫四望皎然。遠色蒼茫。觀者不知戴家在何處也。余於是歎雅畫之懸殊於俗畫也。

未見戴家。此子猷與未盡之時也。既見戴家。此子猷與將盡之時也。畫與未盡之子猷。故能使觀者亦自飛興不已也。畫與將盡之子猷。欲使觀者興不索然。豈可得乎。

題田山人詩卷

田山人之怒罵嬉笑皆詩也。而詩亦莫非怒罵嬉笑者矣。昔蘇子瞻妙乎文章。能驅其怒罵嬉笑。而入諸文章。煥如也。今山人非有意於詩者也。而況於其怒罵嬉笑乎。然讀山人詩者。千里之外。猶如聽其怒罵。

嬉笑。而其怒罵嬉笑。固已超然乎聲律之表矣。嗚呼。世之拘拘乎聲律者。能聽山人之怒罵嬉笑乎哉。

題墨君微畫幅

往時我藩文士。余以墨君爲第一風流才子。蓋其詩清麗秀逸。能稱其人矣。而其書與畫。亦能稱其詩矣。評者云。摩詰詩中有畫。畫中有詩。余謂。能觀摩詰之畫者。而後能了摩詰之詩矣。能了摩詰之詩者。而後能悉摩詰之爲人矣。余生不及墨君。然誦其詩。以想其才情。觀其書與畫。以想其風韻。則目中瞭然如見。

其人乎一堂矣。嗚呼墨君。先子所善。今觀此畫。不無感愴也。

畫跋

子少好捕魚。每暑月。小舟出漁。既獲數頭。繫舟柳陰。暫避午熱。薄酒微醺。枕舷而臥。風凉水氣。快不可言。陶令之窗。楚王之臺。不啻也。今也塵途役役。此等之樂。徒存夢寐。披展斯圖。豈不慨然。豈不慨然。已亥暑月。孤山叟題。

銘

林元伯杖銘

仰青山俯綠水。我與女以徙倚。俯綠水仰青山。我與女以盤桓。仰山青俯水綠。我與女以躑躅。俯水綠仰山青。我與女以屏營。

贊

孔子贊

夾谷之會。兵家則曰。善用兵矣乎哉。刑家則曰。善用刑矣乎哉。禮家則曰。善用禮矣乎哉。然禮也。刑也。兵也。有時乎作。有時乎輟。其輟也。嘿嘿濶濶。其作也。揚

揚奮奮。聖人之所存。噫神也乎哉。

曾點沂浴贊

維暮之春。春日遲遲。服已成矣。單袷其宜。往浴乎沂。其泉滄滄。風乎舞雩。其風習習。冠邪童邪。詠歌相酬。君子行素。又何攸求。

記事

記事三十一首

元弘元年

天皇出居笠城。夢一樹南柯甚美。設牀南向。有二豎從

天而降。指曰。天下亂矣。夫樹之下。可以安。聖體耳。
寤喜曰。南木者楠也。二豎日月也。從天降者。天命之
也。牀南嚮者。君位也。顧日月未喪。天寵未竭。朕其復
君位乎。然興復之功。其必賴楠姓者乎。訪之左右。左
右以楠正成薦。使藤納言召之至。

上問曰。逆臣方命。國家顛覆。朕躬播遷。危在旦夕。將軍
計將何出。正成再拜替首曰。東夷無道。猖獗日久。罪
惡滔天。神人咸怒。况

陛下以神武之德行。天討之事乎。夫以勢度。則盡海內
之兵。而不能當關東之兵。盡關東之兵。而不能當武
相之兵。今

陛下衛卒不過數千。而勤王之師鮮至。彼且據武相之
強國。帥關東之勅兵。席捲七道之衆。四面以逼于
行宮。是乃泰山壓卵之勢也。雖然。臣聞之。兵不在衆
寡。唯在知與武耳。今王師雖寡。忠義如金石。其武可
用矣。且河和之間。地險而隘。一夫可守。而萬不可攻
也。臣請帥一旅之卒。出沒其間。彼進我保。彼退我乘。
若此旬月。則彼益勞而我益佚。彼益離而我益附矣。

然後巨魁可殪。王室可復。臣雖孱劣。請以身殉。上大。喜。乃委以中興之任。

又

元弘之役。備人高德興勤王之兵于其邑。既賊陷笠城。廢

帝將徙之隱岐。高德謀其衆曰。吾聞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今賊劫

天子將徙隱岐。途出山陽。我衆雖寡。覆之險隘。擊其不意。則賊可破矣。

天子可奪矣。王室可復矣。此志士仁人奮起趨事之

秋也。不幸事不成。死有餘烈矣。孰與苟生蒙辱。衆皆唯唯。迺往伏舟阪之險。以俟賊至。不至。使人謀之。反報曰。賊由山陰。高德跌足曰。賊踰枚山。吾事去矣。急赴枚山。則賊已踰矣。衆散。高德乃變服。獨往候賊。衛無由自通。迺夜剗旁樹。題其面曰。勿苦會誓。越有范蠡。旦

帝見之微笑。衛者莫解其文。

帝徙隱岐。幽囚歲餘。茶□備至。而雄志不折。遂平凶賊。

以復其位。蓋亦感高德之言矣。

又

源公之征奧也。有一將甲甚美。公曰。女甲亡徵見矣。速鬻之。不於吾軍。必於賊軍。其人懼而退。明日更甲而進。美如前甲。公又命之如初。其人退。明日更甲頗惡矣。公悅曰。良甲矣。亡徵消矣。其人怪問故。公曰。我豈望襪。唯女甲太美。夫甲尚堅。何用美。且甲美傷財。傷財不能養衆。不能養衆。勢且孤子。不亡何待。且甲之美也。衆目注焉。人欲殺之。豈不亡徵哉。於是軍中

莫敢美甲者。

又

又有一將。糧盡不食三日。其徒曰。盍去。曰。逃主安適。盍鬻甲。曰。無甲何戰。吾寧有一餓死耳。公聞之。恤然曰。死不忘主。非忠乎。饑不鬻甲。非信乎。忠信之士。不可不賞也。厚賜之。

又

藤原保昌赴丹州。途見一老兵。避於道左。而不下馬。左右欲鞭之。保昌曰。此一人當千之騎法也。不可辱。

也。既大矢經致至。曰不見田舍翁乎。無乃失禮於刺史乎。聞之。乃其父所謂平五大夫者也。人服保昌識鑒。

又

上幸高松殿。召義朝於廷。使少納言信西問策。義朝曰。鬪戰之利。莫若夜攻。且彼事起。忽率徒衆未集。緩之。徒衆益合。難動也。臣請今夕襲其不意。信西承制曰。先則制人。卿策甚善。聞外之事。一委於卿。事濟之日。賜卿昇殿。義朝曰。事未可知。未昇殿而死。何以瞑。

目。請今昇殿。乃昇。信西拒之不可。竟昇殿而出。上笑而不罪。

又

俊寬謫鬼界島。其年大赦。獨俊寬不赦。俊寬有女尚幼。留家。傷諸謫皆赦。獨我父不歸。有僮蟻王泣慰曰。無傷也。臣能傳命。女喜托之書。蟻王藏書髻中。單身赴島。島距京千餘里。山海遼遠。罕有至者。蟻王犯危嘗險。數閱月而至。至則俊寬病甚。草舍苦蔭。寂如也。蟻王乃捕漁採樵。服侍悉力。旬日俊寬死。蟻王哀。

勸幾絕。乃茶毘收骨。攜歸于京。復命女主。遂去為僧。

又

京十餘里山。或愈愈罕。古至昔。魏王辟

文覺將修一廢寺。募之四方。一日親詣書學中。與

太上皇

監門拒之。文覺怒。排闥入。直立庭中。厲誦募疏。

一宮大驚。衛士資行將執之。反為撞倒。衆圍之。文覺

袖抽匕首。以待迨者。衆莫敢迨。右宗持刀背擊其手。

匕首墜。遂捕之。禁於獄。

又

又

獻僧訴事不聽。怒。聚徒數千。奉其鎮神。將犯皇城。

諸平護各門。賴政護北門。獻僧將由其門。賴政之徒

三百。恐其難當。乃佯下馬遙拜。遣人說之曰。賴政之

嚮明神久矣。若何犯明神之怒。而拒公等之衆乎。且

諸平之兵盛。賴政之兵少。公等由北門而入。人將謂

公等畏強而就弱。何以逞公等之勇。而顯明神之威

乎。衆曰。賴政順而有辭。且彼名士。不可辱也。遂反攻

東門。

又

又

源賴政奉高倉王而南奔也。據菟水斷橋版而陳。平軍及之。胡秀曰：盈把之術。吾視坦坦。進射折上。一來曰：請效子之捷也。乃捱肩而跳。進戰。平軍為之逡巡。忠清曰：梓折之上。衆不可用也。且馮河危事。不若由他道而進也。忠細尚少。奮曰：坐逸辱敵。非計也。且夫蹈之。何險之有。乃與其徒三百濟。衆從之。源軍大敗。賴政自殺。王亦為亂軍殺。平軍入。時之曰：勝。又

義仲性麤。不識朝儀。好罵搢紳。有猫納言造。謁者通

之。義仲曰：嗟賤畜。亦尚欲與人抗禮邪。見之曰：猫女時我食時而來邪。與之食。納言憤且懼。一七而罷。義仲曰：猫尚知謙。何食之鮮乎。

又

皇忌義仲之橫也。使晁康往戒之。晁康善鼓。人稱之。鼓判官晁康至。義仲曰：鼓來鼓來。女面有皮。欲人之扶之邪。欲人之擊之邪。晁康遂不宣。詔而出。

又

東軍攻一谷之壘。熊谷直實與子直家。志在先登。中

宵且發。直實曰：平山李重在軍，彼非後人者也。使人謀之，反報曰：見其裝甲且出，圍食其馬，慢而扶之。李重曰：人之與馬，命在須臾，慢食何害？直實曰：果如所圖，乃發。傳壘以俟。李重後至，曰：我絆孺子故後也。初，李重且發，成田五郎請俱，遂連騎而行。五郎曰：單騎無繼，授敵尸也。子且徐之。我與子謀，李重按轡。五郎馳。李重曰：孺子何給，亦馳。李重之馬良，遂先之。夜且及壘，兵鬪皆殊死戰，遂卻壘。兵直家傷，李重之徒獲。李重怒，馳入壘中，馘其讎出。直實曰：今日之先我也。

李重曰：先入壘殺敵我。子在壘外，何先之有？於是二子爭功。

又

河原太郎謂次郎曰：藉衆制勝，將之功也。力戰殺敵，卒之勞也。且衆戰非勇也，不如先登特戰，斬壘而入，殊戰俱死。梶原景時曰：後軍莫繼，喪吾二雄，將之罪也。帥其族進，景高離部持馳。景時使人止之，曰：兒少緩之。景高曰：離弦之箭，不可以回。突進之士，奚可緩。益進。景時曰：不可使兒獨沒，亦馳。遂大戰壘中，斬

獲甚多。景季扱梅華于其菽以戰。西軍望見。逡巡曰。華。華。將軍之勇。不可當也。軍班。景季圍。景時曰。喪子。邀賞。所獲幾何。再馳入壘。見景季棄馬墜胄。力戰當衆。遂俱破其圍。相率而出。

又

一谷陷。諸平逃舟。直實見一公子騎而濟。麾之曰。將軍反。與吾講藝。苟不獲命。請一矢以獻。公子反。俱搏而墜。直實在上。請其名。公子曰。子唯殺吾人。且識吾將。馘免其胄。見其齡少貌美。戚然感愴曰。吾有一兒。

齡若公子。昔戰而傷。吾尚悼之。今殺公子。其若公子之父母何。將放之。追兵四集。直實歎曰。吾放公子。公子何逃。殺之。腰扱一笛。有識者曰。是門脇黃門之少公子。敦盛也。笛名小枝。昔者

天子賜之。其祖累世寶之。以其善笛。傳之公子。直實曰。吁。疇昔之夕。營中有管絃之聲。笛聲最著。得莫非斯人乎。泣下久之。初營之陷也。敦盛與諸平俱逃赴舟。遺笛營中。敦盛反取之。故後也。聞者憫其好尚之篤。至死不遺也。

平氏之盛稱多文藻。而其風流雅尚。至死不遺者。莫
薩公忠。度公子敦。盛如焉。余既記敦盛事。今又錄薩
公二事。壽永中。諸平西奔。公獨後。潛詣滕三位第。謂
三位曰。今也遠別。未知死所。所恨蕪詞先萎。微名莫
遺。今君奉詔。採撰國華。一二鄙作。或有所托。死且
不朽。置詠稿一卷去。後三位撰千載集。載其志賀之
歌一首。諱著其名。書曰亡名氏。後人寃之。一谷陷。公
與岡部忠澄鬪沒。忠澄得其花下獨宿之詠於叢中。

乃知其爲薩公也。蓋戰夕所詠云。

又

源廷尉之襲讚也。兵不滿三百。平氏以爲大軍。棄營
而舩。既知其兵寡。欲反戰。先是河野通信據豫。拒平
氏。平氏遣其將教能帥兵三千伐之。教能阿波人。父
重能。叔父能遠。俱有武名。平氏倚重焉。是時教能既
破通信。班師且至。廷尉謂謀臣伊勢義盛曰。後軍未
繼。前後受敵。我軍危矣。計將安出。義盛曰。臣請說教
能。迺帥其徒十六人。輕裝而往。途值教能軍。遣人謂

曰。廷尉廝養之卒。伊勢義盛爲子來。非敢抗子也。請子之賜。間教能列陳見之。義盛曰。子未聞乎。廷尉旣取阿波。尊叔授命。遂長驅陷八島。燒諸營。巨酋就戮。餘孽盡平。子之大人。見時察勢。釋兵歸順。迺泣私語。義盛曰。嗟我兒。其未聞國家旣墟。我爲降虜乎。徒死無爲也。義盛心竊哀之。謂矢石旣交。勢不可釋也。是以不告廷尉。間行告子。其殺軀斷宗。以效忠於旣滅之國乎。將全生邀榮。以盡孝於尚存之父乎。請子之熟計之。神色自若。辭令如流。教能以爲信。迺降。廷尉

併其軍。而後軍亦至。平氏不戰而走。重能聞其子降。亦率兵而降。廷尉軍益震。遂滅平氏於長豐之間。

又

某月平軍兒島。源軍藤渡。兩軍阻海。間可六里。源軍無船。不能進擊。相持累日。平知源之無船也。不設備。虞輕舸挑戰。源將佐佐木盛綱率其徒七騎。截海以濟。水不沒鞍。於是諸軍繼之。大破平軍。後平氏滅。幕府賞盛綱。賜以兒島。曰。騎濟大海。以先諸軍。希世之功也。初兩軍之相持也。盛綱潛招一漁人。啗以金幣。

孫山遺稿 卷之七 聖
問海淺深。漁人曰。衆漁莫知。獨臣知之。蓋海有兩道。月之未望也。淺在西矣。月之既虧也。淺在東矣。可騎而濟矣。盛細喜。迺夜獨與漁人往驗焉。果如其言。恐事泄。迺殺漁人。沈諸海歸。遂建殊勲。

又

藤定家謂父俊成曰。兒三十前作歌。辭多婉麗。頗爲世賞。四十後。體格大變。真率少華。世亦賤焉。兒甚患之。俊成曰。女何患。夫歌貴骨賤肉。婉麗肉也。真率骨也。女得骨矣。吾歌多肉少骨。欲倣女久矣。然年齒衰

邁。但恐骨不可得。又併失肉。故不做耳。

又

建久四年五月。右大將源賴朝狩于駿州富士野。有封豕如牛。被數箭。怒咆向衆。衆皆披靡。莫肯抵擊。賴朝命幕臣仁田忠常。忠常。豆州人。以悍力寵。是日忠常未有所獲。乃欣躍承命。單騎逆之。貫弓滿殼。豕突至。搶首馬腹。人騎爲之掀起數丈。忠常墮背。騎豕上。乃捐弓執尾。固搯不放。豕輪旋不能噬焉。益怒。馳奔如飛。忠常手不暇下。衣服刀鞘。爲棘石鉤。畧無完所。

孤山遺稿 卷之十一
觀者落膽。徒呼躁助其勢。豕殪。忠常急。匕首刺其脇者無數矣。豕竟大咆。蹄沒地而死。賴朝大悅。賞之以田五百頃。或曰。是豕也。蓋富岳之神也。化而為豕。而忠常殺之。宜哉。忠常之不得死。然也。野乘氏斷之曰。忠常之不得其死也。命也。非神崇也。昔白龍魚服而遊。而豫且殺焉。龍死。訴帝。帝不辜豫。且而辜白龍也。何則。人唯畏龍之靈。而慣魚之無知也。夫神而靈。其不化無知之獸也。決矣。化獸所殺。其為不靈之神也。決矣。不靈之神。又安能降禍其所殺乎。

而大氣又...
藤網卑賤。未識欲心于其主。會時賴祈雨。三島藤網從在伍中。有牽牛渡水者。牛溺河中。藤網見之曰。嘻。牛之愚也。何似相公之仁也。人怪問其故。藤網曰。今天下旱。禾苗將枯。而牛不遺溺乎苗上。而遺之水中也。夫一溺之潤。加之苗上。禾苗尚活。不加之禾苗。加之河水。河水何益。今民有菜色。而僧巫之腹盈如。相公不施財。饑民而施之僧巫。夫千萬之財。施之饑民。尚可活數千家。施之僧巫。唯繼其富耳。時賴聞之。立

召見與之語大說。乃授之政。天下大治。

又

藤綱夜濟滑川。墮十錢水中。使人燧索而獲之。賞以五十錢。衆笑曰。孰謂藤綱智。得十失五十。藤綱聞之。曰。十錢沒水。是天下闕十錢也。賞錢五十。我失人得。是五十錢天下未嘗闕也。聞者歎服。

又

清水母者。失其姓氏。北条氏驍將清水上野介之妻。而大郎左衛門之母也。賢淑有智力。兼十夫。然常秘

其力不用也。嘗乘輿過險。有一牛重載。失蹄且陷。載絀巖而止。見者拱手。莫能拯焉。母見之惻然。乃褰袖下輿。雙手掀牛。如舉嬰孩。人莫不畏怖其神力焉。大郎左衛門驍勇絕倫。屢有戰功。遂負其能。頗橫恣。母痛戒之曰。身冒矢石。先登斬敵。匹夫之勇也。非將之器也。昔項藉力敵萬人。爲楚亡虜。張良體如弱女。爲漢功臣。此勇力不足恃也。夫良將忠以事君。仁以御下。義以制身。禮以接衆。不以猛逞。不以力競。臨財不苟。見色不惑。深慮遠謀。以求全勝。是謂良將矣。今女

縱志暴行。唯力是逞。好陵侮人。我恐一旦蒙禍。以汚
乃父之名矣。大郎左衛門肅然敬聽。遂折其節。杜戶
讀書累年。遂為良將云。孔子曰。驥不稱其力。而稱其
德。其清水母之謂乎。

又

武田公信作四旗。各書以孫子四如之語。前軍之旗。
曰疾如風。隊將馬美濃難之曰。風也疾則疾矣。如易
衰何。公曰。卿等率前軍進擊。其疾如風。寡人帥中軍
以制其後。其徐如林。何患易衰。美濃歎曰。閣下精兵

理。非臣等所及也。

又

豐公將微行。近臣諫不聽。相謀曰。非曾魯利不能止
公也。迺命之。曾魯利以滑稽寵於公。於是曾魯利入
見公。面覆于地。咯咯作聲。公怪問焉。曾魯利曰。臣適
食怪物。心甚惡焉。故欲嘔耳。公曰。何食。昔者臣遊北
山。逢一鬼。長丈餘。人形而翼。鼻長數扶。即世所傳天
狗也。將攫啜臣。臣無脫足。乃試問曰。我聞子有翻術。
請一觀而就死。天狗曰。唯爾所欲。臣曰。子既魁然。我

欲觀子眇然耳。於是天狗倏乎一翻。飛止臣掌。則端端如螻蟻矣。臣因一口吞之以歸。天狗神獸也。一失其威。則爲臣食矣。不然臣葬乎其腸胃之間也久矣。公笑曰。善。孰使女說。遂止微行。

又

筑侯景隆懼豐公之暴也。乃請其姪以爲己嗣。是以豐公之世。列國多滅。獨筑得全。或曰。筑侯知矣。藪慙曰。筑侯其暗於大義乎。鄩求嗣於莒。而春秋書滅。何則。以祖先之國。而屬之道塗之人。國也。雖存。與滅何擇。

筑侯其暗於大義乎。孰謂筑侯知哉。

又

班鳩平次適肥求仕。公問之祿。對曰。臣嘗有勞於越。故有饘粥之采。今未功於君。敢言祿。請與下執事約。一捨五百石。可乎。公曰。諾。未累歲。而七戰七魁矣。祿至三千五百石。

又

仙臺公造新樣金錢。諸侯會燕。出而示之。傳觀者莫不稱賞。至兼續。兼續心鄙之。乃筭受之。公謂彼敬己。

物故不敢手觸。乃曰：撫弄莫傷。兼續正色曰：外臣雖鄙，嘗帥三軍，白旄黃鉞，唯手所執。若此穢物，如何汚手。卻之，公有慚色。

又

僧雪舟自幼嗜畫，師禁不聽，怒縛舟於堂柱。比暮將解其縛，見群鼠齧於柱下，驚而叱之，乃畫也。蓋舟縛中無聊，以柶畫地所作者，師大感其精妙，不復禁畫，遂得其畫名。

又

休翁世稱茶聖。時王公以下多北面執弟子禮。我先君勝公其一也。蒲侯不悅，謂公曰：何用彼嘒嘒者爲。公曰：君獨不知翁耳。強見之，談論頃不覺膝之前席也。遂折節爲弟子，其操尚服人如此。

又

豐公好鶴，監者將飲，失之，畏而請罪。豐公曰：此鶴能至化外之國邪。監者曰：翼垂矣，不能遠飛。豐公笑曰：吾化所及，均之一樊已。我樊失之，我樊得之，遂不罪監者。

記愛松孝子事

張翁壺井街商人。不呼其名。以其孝於父母。以孝子稱焉。以行異於人。以異人稱焉。翁親存時。家頗富。至翁而貧。翁無妻子。無賊獲。人教之曰。以翁之子。處於寬敞之屋。無用鬻之。可得百金。以僦小室。終身之利也。翁曰。此先人之所營也。吾何忍焉。庭有奇松。曰。此先人之所愛也。常封培灑掃。不忍離也。人謀購之。厚金。怒曰。先人之遺愛也。豈可貨哉。公聞奇之。試命取之。翁大喜曰。徙之。公園。先人之榮也。乃日夜寢

興其下。以護戕摧。曰。是官松。非吾松也。遂賞其孝。歲賜一口。

傳

平重盛傳

平重盛者。相國清盛適長子也。年未弱冠。以父任爲中務少輔。保元之役。從父軍有功。遷左衛門佐。清盛與左馬頭義朝有隙。中納言信賴亦與少納言通憲爭權相傾。通憲善清盛。信賴善義朝。平治元年。清盛往紀州。重盛從焉。於是信賴與義朝謀。聚兵作亂。襲

殺通憲。欲待清盛歸併殺之。清盛途聞其變。從者僅五十人。度不可敵。恐欲奔逃。重盛諫曰。王室有急。不可不救也。且彼挾

天子令諸州。以王命錮我。誰敢納我。不如潛歸平安。奉義討賊。如其不濟。死有餘烈。孰與亡命死匹夫之手哉。清盛寤。乃急歸平安。據六原邸。徒卒稍聚。

上惡信賴等。乃潛出宮內。幸清盛邸。於是廷臣多屬清盛。兵勢大振。

上詔清盛曰。賊據宮禁。恐有火災。宜以計破賊。以全宮禁矣。清盛乃覆一軍宮後。使重盛挑戰。重盛勸衆曰。都爲平安。年爲平治。吾姓則平。賊不足平也。乃進擊。信賴軍大破之。信賴亡命。又與義朝戰。勅不可破。乃佯北誘之。義朝乘勝。全軍追之。六原邸。伏兵起。入奪宮禁。於是重盛反兵迎擊。大破義朝軍。義朝走尾州。爲其下所殺。其子義平朝長皆死。執賴朝將殺之。重盛諫曰。絕人宗祀。莫不祥大焉。且吾有道。天下從服。舍之何害。無道族屬且叛。殺之何益。且源氏之屬可悉殲乎。清盛從之。遂宥賴朝。流之豆州。以功封伊豫

孫山遺稿 卷之十一
守遷左馬頭。又遷左衛門督。清盛既執朝柄。頗橫恣。重盛驟諫。匡濟甚多。永萬元年。叡山僧與諾樂僧爭。聚徒相鬪。民流言。

上皇徵僧徒討清盛。清盛怒。乃聚兵將攻

上皇宮。

上皇懼欲面諭。親幸其第。清盛稱疾不出。獨重盛拜趨。唯謹。

上皇歸。重盛諫曰。君親臨臣。臣不出拜。不臣孰大焉。且上皇無他。清盛乃釋兵。重盛少子資盛常乘車出。途遇

攝政基房不避。從者怒。不知其平族。執而笞之。清盛怒。乃命其人伏道左。候基房入朝。擊毀其車。執從者。盡斷其髻。以報資盛之辱也。重盛聞之大駭。然事已不可諫。迺曰。興于資盛。逐之勢州。厚謝基房。累遷至內大臣。重盛所居曰小松邸。人遂稱之曰小松大臣。安元三年。大納言成親等密請

上皇旨。謀滅平氏。事發覺。清盛怒。捕成親等將殺之。重盛苦諫。乃宥死一等。既清盛聞

上皇與謀也。大怒。遽召兵卒。親擐甲胄。將攻

上皇重盛馳至六原邸。時宗族子弟皆戎服列庭。戈戟如植。獨重盛冠至。一坐沮喪。宗盛起執其袪曰。大事發矣。兄何無周身防也。重盛叱曰。奉命出師。謂之大事。以私動兵。謂之亂虐。亂虐之事。君子不與也。且天下無虞。卽有叛者。勞一將軍一校尉耳。豈大臣擐甲之時哉。入謁清盛。清盛望之。乃遽襲衣甲表。數整其襟。襟裂甲見。清盛有慚色。謂重盛曰。

上皇黨成親。我族危矣。吾將圖之。女何晚也。重盛泣然下淚。咽不能言。良久。拭涕乃對曰。小子聞之。普天之

下。莫非王土。卒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臣而圖君。罪孰大焉。且吾祖先累世抑滯。未有顯者。逮大人躬一朝擢拔。位極人臣。封半天下。不肖如重盛。竊位鼎彝。一門顯貴。皆蒙特恩。寵禮之隆。振古未有也。夫再實之木。其根必傷。暴貴之家。其族必亡。縱吾謙遜積善。猶恐不免。况以亂虐乎。小子聞之。亂虐之人。不踰三紀。夫犯上不忠也。反恩不義也。不忠不義。謂之亂虐。明神且殛。能可久乎。抑豐聰王有言曰。人各有心。心各有歸。我非彼是。我非必聖。彼非必癡。因循如環。不可端

倪是非曲直孰能斷之。欲求彼公先省我私。夫已有
釁而欲正人。匹夫尚不可服。况於君乎。今吾族強盛
逼上朝廷。

上皇圖之。不亦宜乎。大人宜抑裁謙讓。以竭臣道。夫誠
之所至。鬼神感之。况

上皇乎。不然暴戾跋扈。亂虐以逞。則吾族之滅。其能踰
三紀乎。小子重盛。擢自六位。超陞三台。蒙寵已多。殺
身莫報。大人設圖。王室重盛將且一死奉之。已為
忠臣。不能為孝子。昔保元之役。二源交兵。父子相賊。

宗族滅亡。為天下笑。此大人所親見。而小子所以居
常痛心為監也。今也小子將二源之覆轍是蹈。豈不
哀哉。不如大人早誅小子。勿遺大人患。言畢。欷歔泣
下如雨。辭氣痛切。一座莫不感泣。清盛曰。罷。艱然起。
重盛出。度清盛盛怒不可回也。欲以兵諫。乃大徇諸
將曰。朝廷有急。速集吾邸。諸將固服重盛之義。爭
先而至。其在六原邸者。皆不辭出去。清盛制之。終無
留者。重盛大聚兵士。乃使人告清盛曰。信臣。重盛不
上皇怒。大人有異圖也。詔重盛討大人。然小子豈敢

忍加兵大人哉。小子將一死以請大人。若不得命。卽將竊負而逃海濱也。恐大人不察。事窮計迫。或致不諱也。是以敢告。清盛大懼曰。吾不敢圖。

上皇於是重盛乃釋兵泣曰。以兵要父。豈人子之道哉。吾不得止也。

上皇聞之嘆曰。歲寒知勁松。國危見忠臣。其重盛之謂乎。重盛見父惡不可諫。宗族橫恣。天下將叛也。居常憂懼。乃祈死於神。遂鬱懣成疾。卻藥不飲死。年四十二。天下莫不哀惜。重盛爲人仁而好學。兼麗文章。容

儀優美。進退依禮。出言不苟。簡重鎮物。雖逢倉卒。未嘗有遽色。然至其諍諫陳義。則辭氣忱慨。毫無屈撓。雖以清盛之暴。常愧而憚之。是以終重盛之世。清盛未甚橫恣。朝廷每以倚賴焉。重盛死而清盛之虐遂成。於是天下益誦重盛之德不衰也。重盛妹入爲皇后。一日重盛侍宮中。有蛇出側。重盛恐后驚。乃親捕袖之。出授源仲綱。命棄去。明日重盛以馬賜仲綱。以賞其勞。仲綱對曰。閣下昨日之舉。何其似還城舞也。蓋以還城舞有捕蛇勢也。其從容不遽如此。初重

盛之在廷也。或望其威標出衆。嘆曰。吾聞澆衰之世。大賢不福。平公其不壽乎。果如其言。重盛死後十餘年。平氏乃滅。

數慙曰。肥之南鄙。有五家鄉。蓋巖邑也。聞之其人曰。平氏之奔西海也。重盛仲氏清經。帥其屬逃難于此。始闢荆棘。種藝自供。莫與世通。四百餘年。後來屬肥。其初僅五家。子孫繁衍。遂至數千家云。夫重盛者。忠孝仁恕。豈不誠善人哉。元曆中源賴朝滅平氏。剪伐芟刈。無有遺類矣。獨重盛之後。逃於僻遠。血食至今。

傳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豈不信哉。

毛穎傳補

褚子 馮夫子

陳玄

石鎮

陶泓

弟注

孔陽

褚先生曰。臣先世方始皇帝時。與穎及陳玄陶泓同召給事中。故臣得傳聞數子事。先人制行潔白。屢爲人污。不得久留內。穎銳于用事。竟以是廢。玄嘿嘿自晦。而善揣摩上意。泓外雖方正。內有所容。故秦雖少恩。唯此二人得久任用。一日上謂泓曰。方今天下同文。卿等之力也。而各有所長。卿其品之。泓對曰。展而行之。卷而懷之。臣不及褚某。摹畫必中。布置得宜。臣

孤山遺稿 卷之十一
不及毛穎。潤色辭命。光賁煥發。臣不及陳玄。磨而不
磷。鑽之彌堅。臣或有焉。上笑然其言。泓尤長年。逮仕
二世朝。及項羽滅秦。人勸之降。泓嘆曰。我久蒙秦恩。
碎身未足報焉。且項將軍足記姓名耳。安能用老夫。
遂與弟注。觸柱而死。注滑稽。有雅量。亦所愛幸。每一
開口。源源不盡。吐露中實。傾倒而止。上悅曰。古有懸
河之辨。卿近之矣。又有馮夫子。強梁莫撓。上時倚賴
焉。其他石鎮以端靜重。石章以奇古貴。孔陽以文采
著。皆郁郁昭代之器也。由是觀之。不可謂秦無人矣。

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

